

草原布魯斯

肖睿
——
著

聆听草原的呜咽
感受生灵的敬畏

上架建议：文学·悬疑·生态

ISBN 978-7-229-17918-2



9 787229 179182 >

定价：59.00 元

草原布鲁斯

肖睿

—
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原布鲁斯 / 肖睿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23.12
ISBN 978-7-229-17918-2

I. ①草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①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(2023)第 160407 号

草原布鲁斯

CAOYUAN BULUSI

肖睿 著

责任编辑:陶志宏 阚天阔

责任校对:何建云

装帧设计:王媚设计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9.75 字数:220千

2023年12月第1版 2023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7918-2

定价:5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部分 | 刑警笔记 | / 1 |
| 第二部分 | 诺敏往事 | / 13 |
| 第三部分 | 天真与伤感之旅 | / 45 |
| 第四部分 | 闪电里的人 | / 147 |
| 第五部分 | 《新我心书》 | / 251 |

第一部分

刑警笔记

这几年很奇怪，人类遭了不少大罪，动物倒是获得了空前的自由。在非洲，旷野里的狮子交配时不用再担心被游客们的欢呼鼓励打扰，生育率明显提高。在大西洋，没有了万吨油轮带来的噪声与污染，鱼群变得更加活跃和健壮，很多已经被认定绝种的深海生物重现踪迹。在澳大利亚，黑熊与麋鹿则把巢穴搬进了公交车站与游乐场。

金市也是这样。封城期间，人被禁足在家，家暴案件在我们的出警比例中直线上升。那些还没疯掉的人则艳羡地看着楼下的马路，土狼和狐狸在柏油路上尽情地追逐与嬉戏，城市成为了猎场。它们在电影院把野兔撕成碎片，在洗浴城把野鸡连毛带骨吞进肚子。最暖和的时候，狼在市政府草坪上慵懒地晒太阳，欣赏人工湖中的天鹅与大雁。黄昏，它们挺着圆滚滚的肚子招摇过市，在马路上追逐刺猬与野猪，整日过得不亦乐乎。

在金市北边二十公里处，是一片像海般宽广的大草原，蒿草无边无际。古语里，草原被称为“诺敏”，意思是巨大的青玉。草原上的牧人们会传唱一种叫做“诺敏歌”的民谣。这种音乐流传了千年，基调都很悲凉，内容以表现自然现象和游牧生活为主。其中有一首歌叫《母亲的教诲》，歌词是这样的：

母狼对狼崽说

在草原上的每个清晨

你要做第一个醒来的生灵

拼命奔跑，才会有猎物吃

母羊对羊崽说

在草原上的每个清晨

你要做第一个醒来的生灵

拼命奔跑，才不会变成猎物

在人们被集体禁足的日子里，这个谚语不仅适合草原，同样也适合于金市的大街小巷。

城市解封之后，这些猛兽逃回了草原，可它们已经唤醒了金市人血液中隐藏了几百年的狩猎基因。一时之间，金市诞生了不少业余猎人。王康和李鹏飞就是其中的骨灰级玩家。每逢周末，他们就相约着驾驶皮卡进入草原最深处，用自制猎枪和弓弩猎杀野兔和野鸡。这再次证明，等疫情稳定了，我们在全市开展一次收缴违禁枪支和武器的行动非常有必要。

这对好朋友都是开手机店的私营业主，王康三十八岁，李鹏飞四十岁，都已结婚生子。人近中年的他们身材渐渐发福，眼神渐渐浑浊，每个月的收入能满足家庭的温饱孩子的学费，但也仅限于此。于是草原这片大猎场成为了他们逃避生活的避难所。

据我事后观察，除去打猎和相互吹牛，这兄弟两个没有其他不良嗜好，甚至可以说这是两个老实孩子。现实也不允许他们做些别的，如今赚钱太难了，尤其是这些干小买卖的。这世界上只有草原会接纳男人的不甘。

狼是草原上的帝王。因为长期猎食以金蒿草作为主要食物的野兔和山鸡，狼的眼眸、皮毛和齿爪都披着一层薄薄的金光。在草丛深处奔跑的时候，就像金色的闪电。金蒿草中不仅蕴含着丰富的营养，更有令生物迷狂的毒素。它似乎已经侵入了狼群的基因。金市草原的狼不仅健壮，更是比其他地方的肉食动物疯癫和嗜血，会咬断猎物的喉咙后再把它们撕得粉碎。所以，草原土狼是金市猎人最崇高的目标，每当有猎人打死一头狼，他会觉得自己征服了草原。

2023年6月11日，是一个星期天，王康李鹏飞兄弟俩早早就潜入了草原深处，他们没用枪，因为野兔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警觉。两人使用了新购买的弓弩。短短两个小时，他们就收获了八只野兔，十几只野鸡。两人决定休息一阵，抽根烟，就在野外支锅吃沙葱炖兔子。这是一道猎人之间流传的野味美食，只需要一把盐一棵沙葱，就会品尝到细嫩的兔肉与浓稠的肉汤。

李鹏飞剥兔子皮时，王康发现了那头隐蔽于荒草间的狼。也许是猎物的血腥气吸引了它，狼用金黄色的瞳孔直勾勾地盯着李鹏飞，龇着嘴，露出了獠牙。两人没有迟疑，抄起了藏在皮卡车斗里的弓弩和箭簇。一支箭顺着狼耳飞了出去，另一支打在它脚

边，草簇被打断了，绿色的草屑飞溅。

狼转身撒腿就跑，两人驾着皮卡追了过去。他们很激动，如果能够猎杀这头公狼，自己一定会成为金市猎人圈的传奇。他们商议，为了不伤害狼的皮毛，他们想把狼耗到没了气力，用匕首解决战斗。

皮卡在草原上戏耍着狼，一圈又一圈，狼的速度越来越慢，回头看皮卡时眼中的惊恐却越来越浓郁。两个猎人一言不发，像身处瓜田的老农，坐在车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

狼最后一眼回头看了看两个男人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它突然调转方向，冲向疾驰而来的皮卡，在猎人的惊叫声中，身躯被车头撞到半空，又砸在了挡风玻璃上。玻璃碎掉后，狼尸冲进车厢，撞在了驾车的李鹏飞身上。李鹏飞晕死过去，皮卡失去了控制，在空中打了个滚，摔进了路边的一个深坑。

王康在黄昏醒来，死狼被卡在自己的身旁，还龇着牙。王康叹口气，他明白，自己能捡回这条命是老天眷顾。他用尽全身力气从车里爬了出来，大声呼唤李鹏飞，没有回应。

王康观察四周，发现自己所处的大坑足有几十米深。在金市草原深处，遍布这样的坑洞，密密麻麻。旅游公司向外地游客宣传，这些坑洞都是外星陨石撞击形成的。不少靠近马路的天坑里还建起了特色民宿。可老金市人知道，二三十年前，草原上盗采露天煤矿的事屡禁不止，这都是被废弃的露天矿坑。当地牧人浪漫地将它们称为“天坑”。

此时，草原变得越来越暗。王康从兜里掏出手机，天坑里没

有信号。他看到不远处躺着一个男人，头晕眼花的王康叫着李鹏飞的名字，爬了过去。

等靠近了，王康看清男人面目，觉得全身血液在血管里瞬间凝结成了冰。那不是男人，而是一具尸体。死者不是李鹏飞，事实上，王康都无法辨认男人的相貌，因为脸都被狼吃掉了，这是一具被狼啃过的残躯。王康怪叫一声，又晕了过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皮卡摔进天坑之前就掉出了车的李鹏飞在草丛中醒了过来，他想打电话求救，可手机没有信号。李鹏飞拼命叫喊，甚至哭了。当他哭累了喊累了，只好一路爬到最近的草场找人求救。那具没有脸的尸体这才得以重见天日。王康和李鹏飞伤愈后被刑拘了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。审讯的时候，我问过王康几次，天坑一夜，他是如何过来的，王康不说这些。只是苦笑着说等从监狱出来，就卖掉武器和皮卡，专心卖手机，并且改吃素。他家给他做饭得另起新锅，那锅要一点油腥都没沾过。

法医对天坑中的男人残躯进行了尸检，确认这是一起野兽伤人致死案。虽然脖颈缺了三分之二，但那上面的致命伤足以证明凶手是一头成年饿狼。接下来，才是这个案件最难的部分。

死者的脸被狼吃了一半，剩下一半也因为诸多原因变得惨不忍睹。近一年警队没有接过男性失踪的报案，死者的血样和指纹也没在系统里出现过。他就像一个凭空出现在草原上的谜题，让我的兄弟们一筹莫展。查清死者身份的任务就这样落在了我的身

上。那帮小子来找我的时候，我痛骂他们，我就是给你们这帮妈宝擦屁股的幼教。他们“呵呵”笑着，说没办法，陈队，这是顶级难题，你是最好的解谜者。

我去了停尸房，他就安安静静躺在水泥砌成的台子上，像半截不合格的塑料模特。法医把尸检报告递给我，说，陈诺，怎么又是你来了？我俩都露出了苦笑。他明白我的意思，还能是谁来呢？在这世上，有人的脑子是专门用来赚钱的，也有人的脑子是专门用来琢磨一些美好想法的，还有人的脑子是用来想着怎么把话说到最漂亮，让每个人都舒服地帮他达成自己的目的。总之，每个人的脑子都有各自的用处。我的脑子就是专门用来抓住那些动歪脑筋的人，以及认出被狼吃掉半张脸的死者。

我先看完了验尸报告，然后绕着躺在水泥解剖台上的尸体走了两圈，重点检查了死者的耳垂。警队那帮小子都虔诚地守在我身后，像是一帮等着老和尚说出禅语的小和尚。我做完一切我该做的，说出了自己的推断，死者生前是一个摔跤手。我看向人们，这帮年轻人的脸都憋红了，谁都不敢说话，生怕打断我的思路。我点点头，抽动了几下自己饱受过敏性鼻炎折磨的大鼻子，闷声闷气说出了自己的根据。第一，死者很壮，一米九三，二百二十斤。非常健美。第二，死者身上有多处陈旧性的骨折伤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死者的耳垂呈菜花状。那是职业摔跤手才会有的耳垂，是长年累月被对手摔倒在地造成的肉体痕迹。

我让队里的小伙子从金市摔跤运动协会请来了“老山”。他到我办公室的时候，接他来的两个年轻人额头上一层汗，直吐舌

头。我明白他们的意思，“老山”已经七十二岁，走路颤颤巍巍，见到我之后握着手不放，说话也叽里咕噜，俨然一个老糊涂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老山年轻时是一位无敌的摔跤手，在摔跤界德高望重，现在也是金市摔跤协会的名誉主席。

我带着“老山”去看那个男人，他仔细观察着男人的两个耳垂，足有五六分钟，站起身来握着我的手，说你一定要抓住凶手啊陈警官。我说，有眉目了？老者鼻尖红了。他的名字叫骆驼，真没有想到，二十年来金市最伟大的摔跤手被狼咬死了。送走悲伤的“老山”后，有同事嘀咕这老头靠谱吗？眼睛里都长白膜了。我怒斥他们住口，“老山”对每个摔跤手都很了解，就像我们警察了解金市的每条街道每栋建筑一样。

我们确认了“老山”的说法，无脸男尸是骆驼。他生前是金市著名的“奇风集团”工程部总经理，负责“奇风集团”各个地产项目的开发和建设。没经商之前，是一名在牧区长大的职业摔跤运动员，拿过几次全国冠军。

骆驼已经结婚，没有子女。我去他家通知家属时，见到了他的妻子。这女人虽然已经很像是一个金市人了，但我能闻到她身上的青草味，她骨子里还是个从草原迁徙来的牧人。她看到警察上门很紧张，以为骆驼在外面喝酒，和人打架了。我看到茶几上放着一本名字古怪的小说，叫《我心书》，不由得拿起来瞄了一眼，讲的是草原上的事，作者叫刘文。我说，您平常喜好文学？她摇摇头，说这是我一个朋友写的，写我们这群人小时候的事。她的

声音很古怪，像是两张铁片摩擦发出的声音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她衣服的高领中隐隐约约露出一截贴在脖颈上的塑料管。她揪了揪衣领，说我经过火灾，喉管切除了一半，只能凭借电子喉简单说点。我点点头，警察做久了，遇到什么怪事我都很平静。我把书放下，说童年最有趣。她说，写的尽是胡闹的事。我看她放松了一些，决定切入主题。我问她，骆驼离开家几天了，他妻子说一个礼拜。我点点头，时间对得上。我好奇地问她，他一个礼拜没和家里联系，你就不担心吗？妻子说骆驼工作繁忙，一段时间音讯全无是常事。我问他们结婚多久了，妻子说十五六年了。我点头，很多结婚多年的夫妻都是这样，伴侣似乎就是一张写着“我不孤独，我有人要”的证书，给社会看，也给自己看。

一切都很正常，我长叹了一口气，看着骆驼的妻子。她似乎已经有了预感，浑身控制不住地战栗。我们两个女同事搂着她都无济于事。我告诉她骆驼死了之后，这个女人直接站起来冲进了卧室，哀哭让我都喘不过气来。我只好走到阳台上去抽烟，那是个夏夜，也许是心理作用，我觉得连空气都湿漉漉的。一只老鹰站在对面的楼顶，似乎在一扇扇窗户中寻找着猎物。

按理说，事情到此，纯粹是场意外，可以结案了。可我心里总觉得这事有点古怪。尸检报告上骆驼的死亡时间是在深夜三点多。我想不明白，死者是个年薪百万的企业高管，为什么会深更半夜，自己孤零零地跑到草原深处。有人说，也许是去会情人了，也有人扯淡，说没准是去和对手摔跤了。我放心不下，决定再挖一挖这件事。

过了几天，草原上走访的同事带回来了消息，当时有人目击了骆驼出事。于是我赶往草原，见到了那名目击者。他是个老牧人。在草原上，每个牧人都有个绰号，大家喜欢以绰号相称，显得豪迈与亲切。他的绰号是“老山羊”。如今草原上能见到牧人可不容易。人们都卖了草场，搬到了金市的移民村。这个老牧人是硕果仅存的几个牧人之一。

老山羊是杆老烟枪。隔着很远，我就能闻到他身上浓重的羊膻和烟油混合的味道，那是草原男人特有的标志。我看着老山羊下巴上那缕雪白的长胡子，心想这个外号真是贴切。我很好奇，老山羊的家人为什么愿意和他守在这个蛮荒的地方。老山羊说，我有老婆，也有女儿。他指着一头屁股肥硕的母羊说，这是我老婆。又指着一头绒毛雪白的小羊说，这是我女儿。我看着那两只红眼睛的山羊，突然想，老山羊夜里睡觉的时候会不会也搂着羊睡。想到这个，我胳膊上的汗毛根根竖立。

老山羊说新冠这个鬼瘟病真是让狼胆大了，草原上现在狼闹得厉害，就连我也有七八头羊被狼叼着吃了。老山羊还说，出事那天晚上，我为了找两只走失的羊崽子，在草原上一直寻觅。半夜两点多，快三点，我跑到了出事的天坑附近。我听见了狼嚎，在天坑里。我赶紧趴在草里，不敢出声，一点一点爬到了天坑边。往里面一瞅，狼正在啃那人腿呢，嘴巴还向草地上滴答着血。我怕得不行，羊崽子也不敢找了，撒腿就跑。

我问他，看没看到现场有人，或者有什么异常。老山羊摇摇头，我印象里就是这么个样。吓都吓死了，还管球什么异常。我

说，你咋当时不找警察呢？老山羊说，回来以后不知道是吓着了还是吹风着凉了，那时我就发烧了，天天高烧四十度，好不容易退了烧，你们就来问话了。

这二十年來，金市越来越大，草原越来越小，天坑越来越多，牧人越来越少。我能理解这些生于此但未必能死于此的牧人心中的胆怯与惊慌。我给老人燃了根烟。两只小山羊像商量好似的以一致的步调蹦跳着穿过草地，老山羊笑着说谢天谢地，我那天回来时这两个小家伙已经自己找回家了。两只小羊突然加速互相追逐，像小流氓般撞进了羊群，引起了一片不满的“咩咩”声。

我想，骆驼一定有必须要做的事或者必须要见的人，才会自己钻进深夜的草原，下到天坑底部。因为一个摔跤手不会不知道，夜里的草原比毒蛇还危险。可当骆驼出事的时候，那个人在哪里呢？

我心中的谜团没有解开，一切就暂停了。局里打来电话，毛纺街发现了两例确诊病例。市里决定停工停课一周，进行全民核酸检测。所有人都得上街维持治安，我每天在街上站十六个小时，没精力想别的。可这件事终究还是放不下，有时会忍不住给我的朋友张军打电话，动不动和他念叨两句。